

反 侵 略 文 庫 第 一 種
(報 告 文 學)



不是戰爭的戰爭

(巴 黎 陷 落 前 後)

著 俄 倫 愛 德 聯 蘇
譯 合 荃 萍 塵 雪
編 社 刊 週 訊 通 略 反 侵

重 慶 建 華 出 版 社 發 行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三九九號

第一卷第一期
(1952年)

不刊之書

編輯部
出版部
發行部



建華圖書出版社

重慶市中二路
五福街

建華圖書出版社

建華圖書出版社

中華書局

建華圖書出版社
重慶市中二路
五福街

不是戰爭的戰爭

蘇聯·I·愛倫堡著

雪塵·孫荃合評

反侵略者通訊週刊社編

重慶建華圖書出版社發行

「反侵略文庫」刊行緣起.....(一)

上部

不是戰爭的戰爭.....(五)

定命的一月.....(十三)

巴黎陷落前後.....(二十一)

沒有國家的人民.....(三〇)

巴黎陷落後的一個月.....(三八)

下部

從巴黎到莫斯科.....(四七)

從基輔到巴黎.....(五三)

註譯.....(五八)

後記.....(六一)

「反侵略文庫」刊行緣起

我們沒有大的希望，亦不抱着任何野心，在這偉大的時代，盡我們淺薄的力量，編一本小書，出一個小小的文庫，只要它不含毒藥，並且不至成爲騙人的東西，倘值一讀，那我們便心滿意足了。

本文庫內容，並無一定，亦不想擬定什麼計劃，預告什麼書目。在我們發覺有可以寫，可以編或可以譯的材料時，我們便動手工作；至於範圍，則異常廣泛，不論屬於什麼部門，凡是有助於讀者認識現實的東西，無不收容。但長篇大論，則非我們能力所及，那只好等待學者先進們去做，我們是沒有胆量「大幹」的。

我們的作風：不喊苦，不說忙，不誇張。

我們的志願：「有一分熱，發一分光」。

至於文庫之名「反侵略」，並非學時髦，因爲我們都是負責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的實際工作者。名爾其實，不敢掠美他人。最後，希望讀者先生們給我們伸出友誼的手！

反侵略文庫第一種

(學文告報)

不是戰爭的戰爭

蘇聯·I·愛倫堡著

雪塵·葆荃合譯

反侵略通訊週刊社編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定價每冊二元

重慶森林路廿六號

建華圖書出版發行

電報掛號九四九四

全國各大書店經售
文化建設印刷公司印刷

中華民國卅一年四月十五月初版 一—五〇〇〇冊

新書預告

一九四二年國際
政治經濟
年報

明瞭世界大勢者不可不備
研究時事者不可不備
關心國際戰爭者不可不備
▲文化界偉大貢獻▼
▲讀書界難得傑作▼
(最近出書)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正在里爾附近的蘭諾。當時，地第亞麻織造廠主聯合會，決定拆毀一部分工廠，來救價格的急跌。機器都被當作廢鐵出賣。但工人們却日夜看守着工廠，小心保護牠們。今年夏天，我再度到蘭諾，有三家織造廠已被炸彈炸燬，廠址是一片廢墟。

蘭諾的工人們現在那兒呢？無疑的，他們正跟了千百萬的難民，在里莫新或者披里哥德等被劫奪的田野上流浪着。……

他們這次怎麼不能保衛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城市，他們的大地呢？我深知道法蘭西人；他們都熱愛他們的祖國，他們都熱愛自由，一九一五年，我曾見過凡爾登的法國步兵，他們都是些勇敢的傢伙。法國的失敗，不是人民的罪惡。他們是被欺騙的，他們在應該武裝的時候，却被解除了武器。把法國弄得這麼一敗塗地的恰正是那些企圖拆毀蘭諾的麻織廠的那些既愚蠢而又貪婪的人。

法國是毫不關心危險地打發着歷史的。去年我看見人們焚燬蔬菜，把沙丁魚往海裏拋，一年後，飢餓的民衆們却找不到罐頭的食物。當德軍進入巴黎的時候，他們發見了千萬噸擱置近十年沒有用過的電車鐵軌。

人們照樣忙著他們每天的工作，準備着晚餐，準備着夏天的節日，準備着賽會和別的事情，單
祇沒有準備災難的到來。在戰爭爆發的前一年，馬賽曾發生一次大火，但在這有百萬人口的大城市
裏，却找不到雲梯和仰筒，乃不得不召請里昂的救火隊，就在這時候，馬賽一直在火燄中。這是我
親眼見到的。

每個人都見法蘭西準備着戰爭。但這是欺騙，而且主要的是欺騙自己。曾有一個時候，在火
藥沒有發明之前，武士們以高貴的盔甲來避免傷害。法國的將軍們也相信高貴的盔甲可以保衛法蘭
西。他們把馬奇諾陣線當做盔甲，戴高樂上校所領導的一些專家，曾堅持說，現在已發明了一種新
的「火藥」，如果沒有強大的空軍與強大的摩托化部隊，法國是決不能得救的。但沒有人理睬他。
這些「新貴」在法國軍政部中，始終碌碌無聞。

法國將軍們自從建造了馬奇諾防線之後，仍讓北面的國境敞開。誰都曉得比國將軍們的政治傾
向，不過這是不快意的事情，他們甯願不想他。也許這種漫不經心的現象，在安道爾（註一）倒還
合適。不過法國不願做一個自視過卑的國家，她記得他是一個大國，一個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難
以扭負的角色，而法國就漸漸地變為跑龍套之類的角色了。

當達拉第（註二）由慕尼黑回到巴黎時，他看見飛機場上擠滿了人，他心裏暗自吃驚。他以爲

人們會用無花果擲他的，而人們却投之以鮮花。這幾年來，全法國正受着倒退的訓練。這麼說來，今年夏天之倒退變為逃命，難道是意外的事情嗎？

得到了基尼黑的經驗之後，法國已再不相信戰爭的真實性了！他們以為也許別的國度和別的人們會為法國的和平，滿足與懶惰而犧牲自由，付出鮮血。去年夏天，法國總動員前夕，巴黎人成羣結隊的到旅社去：有人到西西里，有的人到挪威，當白告示（總動員的文告）貼在牆上的時候，法國人的批評是這樣的：「這跟去年一模一樣。……他們終會得到諒解的。」戰爭開始了，但巴黎咖啡館的戰略家却堅決相信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土耳其人，芬蘭人，挪威人，甚至烏拉圭人，（註三）都會捲入戰爭，只法國人是例外。

法國人是無憂慮的人。但誰也不能說他們都是傻瓜。每個法國人，不管他是律師或是小販，都有天才的辯才。所以辯才的奔放，不能叫法國人吃驚。老百姓們不曉得法國為什麼打仗。他們想起西班牙人與捷克人的命運。因此達拉第為着辰夫多雲雨而哭泣時，人們怎麼會和這當作一回事呢？當這個達拉第說到「為自由而戰的十字軍」的時候，甚至連巴黎的哈吧狗都要笑起來的。

在阿爾薩斯邊境放射的第一陣騷亂的槍聲，以及第一次的空襲！——投擲的是傳單！——弄得巴黎的紳士們忙了一陣。他們慌忙逃到南方，或是逃到布列塔尼去。一個月後，覺得戰爭還是永遠得很

於是他們又回到老家來。盡可能地少想像戰爭，已成爲一種流行的傾向：人們「戰爭看作一種已經失敗了的演出」。

波羅的綢緞的預感，使後方和平生活的味道，更加濃厚，時髦的餐館裏擠滿着人羣。成衣匠應付不了大批的定貨。珠寶商，畫商和音樂館的老板們，把他們的貨物送到美國去。唯一使人想對戰爭的是：昏暗的街道，和商店廚窗裏陳列着的坦克車式的胸針，這些是給富有的軍官們別在那些時髦而又漂亮的汗衫上面的。無線電播音器千篇一律地報告着，已俘獲了多少噸的銅和橡皮，又有多少噸的商輪被擊沉，所有這些，都跟商店的流水賬一樣的無聊。

戰線是短的，誰也不曉得應如何去安排百萬以上的動員的士兵。外套與毛氈不夠分配，而冬天却比往年更加寒冷。士兵們開始嗜癮了。軍官已不得和士兵們隔開。在萊因前線，德兵和法兵架起播音器，起勁地交換着「戰爭原因」的辯論和同情的歌唱。

正月裏，政府因爲戰爭還遠得很，而春天轉眼就要到來，所以決定開始部份的徵兵，好讓農民們解除軍役，「我們那些可憐的士兵們都很厭倦，他們需要娛樂。」報紙上這樣的嘆息着。因此他們送了足球，骨牌和十字謎到前線去，誰也不會想到還有別的「娛樂」士兵的方法，譬如把戰線延長到西部海岸去。

當德國師團經由比利時進入法國的時候，每個人都迷惑地問着：爲什麼北面沒有設防呢？有些人罵內閣的閣員們都是蠢材，有些人却叫他們做好細。但是，把愚蠢錯當作背叛，把背叛錯當作愚蠢的事情是太多了！

本來，在今年春天，人們已開始談到愚蠢和背叛了，但是，在這不久之前的冬天，法國人却得意地宣佈道：「什麼，我們艦艇兒就沒有感覺到戰爭！」當巴黎有半個月光景買不到咖啡的時候，巴黎人就大爲生氣了：「全是那些叛爾人惹來的。」無線電廣播員用全世界各種言語播送着巴黎餐館的菜單。那菜單誠然誘惑人，但即使是最精美的炸雞鷄，也無法抗拒一隻坦克的攻擊。樂天主義者的巴黎人，都不願意想到這些：他們唱着希佛萊「巴黎將永遠是巴黎」，十年前，維也納也有這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名叫「維也納總是維也納」！

每天晚報上告訴我們，那些股票漲價，那些股票下跌。經紀人財運亨通，能跟他們比並的，只有那些議員們，議會小組的集議，休息室私語以及陰謀等，都和從前一樣流行。襲來的股票有漲有跌，頗伏爾的漲得慢，但十分穩。佛蘭亭發誓說德國人的確喜於他，蒙蒂（註四）堅持着說，羅馬對他十分客氣；伊巴伽萊（註五）則說弗朗哥將軍很尊敬他。觀察家們正爲着正二月是否要發生翻刺而作大注的賭博。

一經宣佈德國十字軍，「十字軍」就立刻包圍了「回教團」。他們把監獄塞滿了人，焚燒了禁書，箝制了輿論。陸軍總參謀部老是非常隱秘地說：「毫無消息」。但秘密警察送給總參謀的報告却是長篇累牘的。逮捕被當作軍事的勝利。法國政府不是與德國，而是在與法國的內部進行着戰爭。三萬四千名工人被關進集中營，一律當作虜看待，他們用捏造的罪名逮捕了許多人。老板們在咒人時往往罵他的對手是「危險的和平主義」者。吃齋的丈夫則罵他的妻子的姘頭是「出色的失敗主義者」。很多人就是因為舉了拳頭掛了什麼像片或是唱着什麼歌曲，或是說：「可恨透，戰爭！」而被捕了。

一張發表反猶大謬論的波爾報紙平安無事地陸續在巴黎出版，波爾陸軍中服役的猶太人，都在受虐待，但這並不會叫那些自稱擁護「人種平等」的法國「十字軍」吃驚。俄羅斯自衛軍在法國成了寵兒，在他們的新聞紙「再生報」上，他們贊揚弗朗哥，贊揚第五縱隊和虐猶的屠殺。

西班牙政府軍的人員，却仍在集中營裏腐爛。警察認真地逮捕意大利工人，巴黎的「捷克文化館」遭受了搜查。魯爾區的巨富，希特勒的支持者蒂森，倒大受招待，他住在一家最好的飯店裏——這飯店現在正做了德軍的總司令部，報上登着蒂森的側面像，連同他的老婆和他的那隻小狗。

對於資本家們，這戰爭是對一九三六年，（註六）是對曾在那些可紀念的日子中嚇壞了他們的恐

怖，是對巴黎街上的旗幟和工人們所獲得的權利的報復。快刀斬亂麻的什麼都一下子在加以解決，職工會成爲原來的組織的影子，走狗們在工廠裏搜查「騷亂製造者」。工人們因一句話，一個姿勢或甚至因沉默即被開除。成千成萬的工人被趕到馬路上。軍需工業固然吃了虧，但軍火商的利潤却有如山積。給「十字軍」的飛機和炸彈，並不是爲着保衛國家，而是爲着利潤而且只有利潤。

在世紀的開頭，法國從教會壓迫下得到解放，只有老太婆們才做彌撒。但在大戰期間，法國官員却虔誠起來，以甲可實派爲其始祖的過激社會黨，驟然記起了聖路易，開具們經常走進教堂，宗教的儀式由無線電加以廣播，牧師已使得將軍們黯然失色了。

新聞紙都墮落得可憐。他們不曉得寫些什麼：既無戰報，而要寫一篇即使是短短的伎說所謂「戰爭目的」的文章，又是那樣難，實在既無戰爭又無目的。報上以侮蔑和撒謊，填滿篇幅。大工業家的機關報「時報」寫着：「我們應該摧毁工人的利己主義。」「法蘭西行動報」暴露英國的弱點，而「日報」却歌頌羅馬的光榮。

(11)

吉羅那負着無線電廣播之責，他時常發表雜着嘲諷的演說，對精神價值殊爲漠然。法國農民們聽到他的廣播，討厭地唾棄着。要安排無線電廣播的節目是很難的，我聽見過祈禱，淫猥的歌唱，甚至還有看戲的改變。

沒有敵人的戰爭逐漸在耗竭中，曼納林將軍成爲議員們記者們和牧師們的沙漠上的甘露。他們畢竟找到了一個敵人了！對德鬥戰爭完全被遺忘，就像去年的一齣完全失敗的演出一樣。報上充滿着北方的消息，軍事議員由斯特拉斯堡轉到赫爾新基。巴黎貴婦們開始戴着模倣芬蘭士兵的軍帽的帽子，並有人提議把莫斯科大街改爲芬蘭大街。國務院，報館編輯部和商店裏掛着芬蘭的地圖，「十字軍」至此舒了一口氣；他是離得那麼遠呵！當和約在莫斯科簽訂時，他們興奮地望着那幅地圖，但立刻他們又得到慰藉了：因爲丹麥與挪威的地圖開始在報上出現了。

不久之前，一個冒險的巴黎人帶着一張新的地圖，這回是法國的了。二條粗粗的紅線劃去整個法國：標示着佔領區的邊界。看到這地圖，人們彷彿不僅看到德軍的防地，他們還看到被遺棄的巴黎，許多大城的廢墟，千萬難民和士兵們的墳墓。光榮的英勇忠誠的和被愚弄的法國民衆，正爲着「十字軍」的行爲與罪惡而付出了如許的價值。

定命的一月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六月六日)

在五月九號那天，巴黎還很少有人想到戰爭。這是一個明媚的春天。到晚上巴黎還是像平常那麼熱鬧；對於那代替了平時的燈亮的小而藍的電燈，人們久已習慣了。

戰爭似乎特別寵愛那些遼遠的北方佬。(註七)只有國會的議員們在他們的小天地中受了點震動，國會中認為最近挪威的失敗又將引起一次開潮。

那天夜裏，巴黎人被高射炮的轟擊所驚醒，他們嚇了一下，翻個身，又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他們知道睡在這個短短的五月之夜，戰爭已經從遼遠的挪威跳到了法國的邊境。從這時候起，事態變化得如此之快，人們已無法趕得上它們；最早的報紙到了晚上就變成了歷史。比利時的防線馬上會被攻陷，這原是在意料中的。但是這使法國的將軍們驚惶失措；德軍通過了原封不動的橋梁而越過了穆斯河。這一線的法軍司令哥拉勃將軍，太專心於家務，沒有餘暇去為橋樑操心；他在巴黎被扣了。大批的法軍，比軍，英國的派遣軍都被切斷了。到巴黎的路敞開着。

(13)

政府與統帥部都陷於恐慌之中；但首都的居民仍然逍遙自在的不覺得威脅着巴黎的危險。巴黎

道上還像過去一樣那麼擁擠與熱鬧。有人說德軍已到達了巴黎東北一百卅公里的圖恩，但是這些謠言是不確實的，報紙還保持着它們溫和的微笑，而巴黎人還在作種種準備以期過一個和平的暑假。消息靈通的人說，德軍可能不遭遇任何激烈的抵抗而在五月十六號進入巴黎。但是甚至交易所的客人們也都不相信那日益接近的風潮，因為在五月十七號，交易所裏各種證券都看着漲了，不是從報紙而是從街道上巴黎人看到了德軍即將到來的徵象。第一批難民——比國人，香檳尼，畢加的以及法蘭德斯的居民——開始出現在街道上。巴黎張大了眼睛看見炸彈痕累累的汽車和那經過了幾千次轟炸的神經錯亂了的人民。「死亡」這個字已開始出現在巴黎的林蔭道上的悠然無所用心的閒談中。警察將巴黎人從難民的地方驅散，但這也沒有用；災難的故事傳遍了全城。

但是報紙上還是泰然地報導着納維克來的新聞；對於他們，戰爭仍然很太平地縮在挪威。巴黎人沒有意識到危險的程度。對於往事的記憶有時候也許是一種掙救的方法，但也可以招來禍患。德國牢記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凡爾登的神話把那些深信堡壘難以攻克的法國將軍弄糊塗了；瑪恩河的神話安慰了巴黎的居民。人們說：「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德軍比現在還接近，可是他們沒有能夠拿到巴黎。」

終於在五月二十一號，政府的首領把險惡的消息洩漏給了人民。雷諾甚至於用了「叛國」這個

字。的確，新聞檢查員立刻把「叛國」改成了「歸降」。他們以為老百姓寧願要飯桶而不要賣國賊。有人們在無線電廣播旁唏噓嗷泣；每一個人談論着叛國。這個字流傳過各街道，圍繞在人聲嘈雜的咖啡館中，甚至傳到了戰壕裏士兵的耳朵裏。報紙只得讓一點步，它們假裝着憤慨的樣子開始談論起「第五縱隊」來。

在第一篇文章裏我曾說，當法國的「D」字軍已向敵軍戰的時候，他們就信奉了四教。現在我們就親眼看見第二種奇蹟似的變化。法國的第五縱隊裏的同志地喊着：「把第五縱隊處死刑！」佛朗哥將軍的朋友們厚顏地運用這句由瑪德里的保衛者們所造出來的話。

被包圍的軍隊打得很勇敢。我聽到了許多北部戰役中的故事；法國人士與德國人都只能用「打得鬼哭神號」這句話來形容它。誰也不知道敵人的確實情況；前線好比一塊子彈糕；德國軍隊的外面有英國軍隊，法國軍隊的外面又有德國軍隊。阿拉斯與亞眠的城郊屢得屢失者有好幾次。德國軍隊的燒殺和坦克比法國軍隊的多。法國步兵的英勇作戰並不能沖回德國司令部一線被突破而發生劇局勢，但究竟使一大部份被切斷了的軍隊得以退到海岸。

(15)
不久以前我經過北部戰役的戰場。那裏的景象還顯露着這次戰役的殘酷：城市被毀滅；樹木被表成了散片；菓園被連根翻了起來。以前這是一塊富饒的土地，出產煤炭與紡織品的地方，是法國

工人層的一個據點，現在却變成了一個瀰漫着屍臭的荒野。匆匆忙忙掩埋了的屍體露出在離亂的地面上活像一些嫩枝。被丟棄了的武器，燒爛了的機器，坦克車的屍身！——這一切都是五月激戰的殘跡。

在一天之內，戰爭變更了它的性質。在五月十號以前，法國人民還不知道他們是跟誰作戰以及爲什麼而戰。輪胎的擊沈，爭奪瑞典鐵礦的鬥爭，軍火業大老板的發財，警察的恐怖，不受限制的牟利，後方荒涼無恥的生活，幾百萬人的被剝奪了工作！——所以這一切，人民都認爲只是狡猾與惡毒的政策吧了。

在五月十號戰爭打上了法國的大門。

不過人們意識的發展，好比每一棵樹木的生長那樣緩慢。上次世界大戰的戰線對於人民確是一個很好的學校，而應用新技術的這次世界大戰（我是指今年五月間）却使人沒有沉思一下的餘地，德國的機械化部隊運動得這樣快，以致法國人民無從捉摸到實際的情形。

那些「冒險家」們又用盡一切力量來阻止真正愛國主義的湧現，對於這些先生們一九三六年的日子仍然是一個新鮮的，沒有醫好的創痕。

在五月裏，巴黎有幾家機械工廠的工人決議要增加生產。同時他們要求把那些破壞他們工作的

便這國產工... 對於國產機生產的增加更爲關心... 威魯法蘭的危險來自何方，內政部長特爾是知道的，但是他無從爲力，法國是與達拉第的朋

友，賴德爾的親信，良當的黨羽，佛蘭西的爪牙所統率着。當曼特爾阻敢逮捕五個公然渴望法國失

敗的極端右派的新聞記者時，國會的休息室裏就產生了最嚴重的現象：所有右派各黨都以不支持政府

相威脅... 曼特爾是在議會休息室裏長大起來的；從他的年青時代起，他就做慣了點計「贊成」與「反對

」的要數，這個複雜的算學對於他似乎是生命的數則。當有人要求曼特爾釋放那些... 萬四千個政治犯時，他答覆說：「固所願也，但不能爲也。」

一個部長陰謀對付另一個部長，各個黨派都拿不來，右派要丟掉曼特爾... 加緊打擊共產黨，激進黨因達拉第不光榮的結局而感覺不滿，攻擊着雷諾。政府的首領作着動人的

演說，但是他沒有採取什麼決定，正像曼特爾一樣，他計算議會裏的要數而不計實際的節制。他

一方面和雷諾作懇談，同時却把法國的外交政策變之於名不見經傳的總多恩；而總多恩是以他的

重要顧問自居的。關於他的外交政策之成功，我們在六月十號意大利參戰的時候就見分曉了。

魏剛將軍代任其茂林將軍的位置。這是方法上的而不是見解上的。一個威權者誰也不能責備法國將軍們懵懂無知；他們都是可尊嚴的老年人，他們的知識與經驗限於過去的時代的，和其茂林將軍一樣，魏剛將軍也不懂得近代戰術。至於戴高樂上校，他被擢拔為將軍而擔任以傳統的職位，但魏剛將軍職位在他之上。這是不合乎時宜而無益不補，如魏將軍所言：『魏剛將軍的職位』

如果甘茂林將軍是主張謹慎的戰術，那麼魏剛將軍從來不誇口說他是愛惜士兵的生命的。他準備犧牲任何數量的士兵生命；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些士兵要準備去幹什麼。報紙上記載着新的魏剛防線。據說是沿看塞納河和瑪恩河的。但是這樣一條防線並不存在，而且遭到了德軍的逼迫之後，法軍才匆促地築起工事來。

對於後備軍的輸送，難民是一個極大的阻礙。居民的大批逃難不僅僅是千百萬人民的一個災殃，不僅僅是國家經濟生活的場合，它是法軍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坐汽車的，坐馬車的以及徒步的幾百萬難民堵塞了所有的道路！而法國的坦克是求能夠從法國女人身上衝過去，因為她們哭天

逃難是自發的刺天民從轟炸，從佔領區，從飢饉中逃出來。一批人逃了，另一批人跟着也逃。

逃村逃難的人會像一個雪球那麼越滾越大，會有成十成百其他村子的人半路上參加進去。後來我經過法國北部，看見那裏還有新的，拿倒反而奮起起來。有一個愛麗兒站於平原者登於難的房門，其有

一個婦人同着一些孩子在一起，這些孩子們遺囑尚未定呢。

政府沒有及早處理居民的疏散問題。從戰爭的一天起，傳單就張貼在巴黎房子的走廊中，詳細說明某一條街的居民必須疏散到那一個區域去。但是直到六月九號以後，誰也沒有被疏散到那裏去。外國僑民實際上是被強迫留在巴黎；等通行證得等上好幾個禮拜，而後來則已不是疏散而是神色倉皇地逃難了。但是即使政府不能阻止逃難，至少還可以加以懲罰，使軍用道路不致阻塞，而指揮人民逃到指定的地點去。

政府沒有什麼舉措。在許多地方，縣長與市長第一個先逃，直到六月十三號政府當局才發表了一個文告，叫巴黎的居民各留原處而勿移動。但是太遲了；巴黎已經踏上了那些倒霉的道路而阻礙軍隊的輸送。

最後，在六月十六號，在投降的前夜，政府下令禁止逃難。但那時政府本身也已考慮到逃難，那時誰也不去聽它的命令了。

在一次內閣會議上，兩個部長公然說「我們除了追隨比王的例子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不憚傳一個禮拜以前他做了「叛逆的」比國君王。此較乖巧一些的部長了職，但是年高的負責上將卜「救逆的君王」的主要崇拜者仍舊是政府的一員。共和國的總統，感傷的勒內爾重地接見了蘇塞

不感傷的賴伐爾。當報紙上發表他們兩個人會見的消息時，每個人都知道是快要投降了。在「下雨天」（註八）的時候所要組織起來的新內閣的人選名單已經到處流傳起來。在這個預備內閣之首仍舊是那位目前當上將與前社會黨的賴伐爾。像這樣的一個政府確是很有能力的，至少就能力保證任何條約。

軍隊往後退，士兵們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他們的司令官。在六月九號，星期日，大批的巴黎人到布淪涅森村去野餐。報紙充滿了「魏剛的雄才大略」與「某某的陰謀」；三十三個「陰謀者」的案子是定於第二天在巴黎開審。

晚上消息傳來，德軍已經佔領盧昂而越過塞納河。正像從酣睡中驚醒過來一樣，巴黎奔向了火車站。政府也沾染了「旅行熱」，它決定遷移到都爾去。那天夜裏巴黎沒有睡，高射砲雷鳴着；人民開始打着包裹；部長衙門裏的檔案被投進了火焰，「下雨天」已經來到了。

巴黎陷落前後

六月十日的清晨當我上街的時候，我簡直不認識巴黎了。鐵閘門都關了起來，百葉窗，窗帷也都拉下來，店舖的門前堆滿了沙包——好像合攏了的死人的一隻眼睛一樣。

所有的交通都向着一個方向：向着巴黎的南端與西端。有各種各樣的車輛：新式的自動汽車，小馬力的汽車，跑車，專供悠閒地作鄉村遊散的旅行車，破舊的卡車，公共汽車，大汽車，甚至還有車旁有牡雞的圖案的，或者在車頂上裝着煉皮人的廣告車。

這現象延續了好久好久，連日連夜不停，一共繼續了三天三夜；成千成萬的汽車離開了巴黎。這些車子開得很慢，時時刻刻要停下來，走廿四小時也走不上二三十公里。機靈的司機們抄下小路走，隔了却發覺很多其他的司機已經趕在他們面前。

在六月十日那天，火車還是照常開駛，但是誰也不去議論麻煩買票了，潮水般的人羣佔領了車廂。車廂上的警察也難以阻止羣衆。在六月十一日，只有幾列火車離開了巴黎。成千成萬的人露宿在里昂車站，奧良斯車站以及蒙巴那斯車站外面的水門汀上，他們在那裏等了三天，三天。

六月十日晚上，一層黑色的烟霧瀰漫了巴黎，火油庫起火了。空氣使人們窒息，黑得像夜裏一

。撤退在繼續進行着。

政府毫無動靜，誰也不知道它在哪裏。六月十一日最後一期的「巴黎晚報」出來了。該報中有些漫不在乎的樂天家在報上刊登了一幅狗在塞納河中洗澡的照片。標題是：「巴黎將永遠是巴黎」
還有希佛萊（許九）的老調子。但是正在這當兒，巴黎却從昨天溜走了。

六月十二日腳踏車也參加了洶湧的洪流：騎上腳踏車的有青年也有老年，背上縛着小提包與小孩兒。到了晚上，就開始有人徒步撤退。先是推着搖籃車，手推車，與獨輪車的人，車子裏裝着老年人，小鞋兒，狗和包裹。第二天撤退的就沒有手推車子了，孩子抱在手臂裏，行李則留着沒有帶去。在六月十四日德軍進城的時候，我看見有些落伍的老弱病人還一拐一拐的蹣跚向着奧良斯門走去。

城內已沒有負責的當局。報紙已經停止出版了。從無線電廣播傳來了教堂的禱告，前後矛盾的號召（一會兒勸告人民離開巴黎，一會兒又命令他們留巴黎）與古典的音樂。不知道什麼理由，安樂椅與碗櫃從部衙門裏搬出來運上了卡車，而手中抱着孩子的婦女却因疲憊不堪而倒在郊外的路上。

當巴黎半空的時候，在房子的牆壁上發現了標語，說明（向孤伶的老婆婆說明呢？還是向被遺棄了的狗兒與鳥兒說明呢？）巴黎已經宣佈為「不設防的城市」了。但茲將軍被任為這被放棄了的

城市的軍事總監。這位赫赫的軍事總監對那些被遺留在巴黎的老婆婆作了一個令人感動的號召：他懇求他們「切勿對德軍表示一點惡意」。

六月十三日晚上，火油庫又被放了火。降下了一層煤烟的雨。就德的污物在空無人跡的街道上腐爛着。所有的鐵柵門都緊閉着。只有十分之一的居民還留在城里。六月十四日的早晨。德軍的先鋒部隊進了巴黎。他們經過凱旋門，向南門而去。他們穿過了一個空城，有幾個士兵驚奇地問：「難道這是巴黎？」

在這當兒，巴黎却正沿着公路越過田野，涉涉着走向預定的洛爾，楓丹露台，愛丹普，奧良斯與齊昂（註七）等市鎮中，滿坑滿谷地擠滿了人：不論用車子，還是用脚跑，都不可能通過。在那幾天，德國飛機炸毀了齊昂，轟炸了愛丹普，用機關槍向沿途掃射，難民們藏在地下，在炸彈與濃煙中尋找避身之所。沒有東西喫，甚至也沒有水。在有些市鎮中，難民們打開了倉房與店舖。

在大馬路以前離開巴黎的人才得通過而到達了南方。其他坐車子的或徒步的則行行復行，毫不知道德軍已經趕在他們前面。一到洛爾，很多人都跳下水而游泳過河（所有的橋樑都被壞了），但一上了岸却發覺德軍已經在等待着他們。保爾巴黎至最後的軍隊是根本沒有的了。最前是德軍，後面是幾百萬難民，再後才是被他們的官長所遺棄了的士兵。汽車都壞了；也弄不到汽油，

人仍放棄了汽車，繼續用徒步來趕他們的路。

巴黎已經不戰而降，要繼續保衛法國是困難的了。我是說：心理上困難，而不是戰略上困難，對於法國。巴黎不過是首都，巴黎是這種集中的國家的頭腦，心臟與脊骨。不過，大部份的法國軍隊是承包國外的，馬奇諾防線還在固守着，海軍還沒有動，殖民地也絲毫無恙；俄利軍的軍隊和殖民地軍隊都還備而未用，因此有些人還認為，政府總不致於贊成無條件的投降。

在六月十四日與十六日兩天，雷諾和邱吉爾舉行過談話。雷諾告訴邱吉爾說：法國是勢必要投降的。邱吉爾則堅持法國的海軍必須「中立」。在幕後，雷諾的親信，鮑多恩却頗為忙碌；他是準備取他那位倒幕的恩主之位而代之的。

六月十六日晚上，第二號政府，這事先組織好了並且安然從巴黎遷移出去的政府，開始統治了法國。這一次政變不費一槍一彈而告成功，甚至也沒有舉行投票。這是用一種逃難的方式，在一個黨營里邊完成的。

新政府以貝當上將為首；這人選不是偶然的。誰都記得，貝當在摧毀西班牙共和國這當中所起的作用。有人並且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貝當將軍對於法國的同盟國之一沒有隱藏了他的憎惡。大資產階級也可以安心把內政信任給貝當；因為上將的信條很簡單，「尊敬你的上帝與你

的主人」。

而且，最後有一點也很需要，上將一直是被尊為「勇敢的凡爾敦保衛者」的，人家需要他來作一層門面，一種烟幕。白旗得變成凡爾敦保衛者的旗幟，而爲了這目的，老將軍的華麗戎裝從蛀虫巢中拿了出來。

「勇敢的凡爾敦保衛者」第一椿戰績是向他的老朋友萊蓋里加，佛朗哥的大使作了一次呼籲：六月十七日，府府決定了投降，上將請求西班牙大使出來做調停人。

德國的軍隊繼續向南推進。它迅速地佔領了布勒塔涅，康邊，進展到第農，再從那里推進到瑞士邊境，從背後攻擊那還扼守着馬其諾防線的法國軍隊。六月二十日，德軍佔領里昂，里昂的主教，實業家聯合會的首腦，號召居民「避免對德軍有任何惡意的表示」。

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宣佈了「不設防」。其實這是很少必要的；整個國家都「不設防」了。加之，人民并不在「不設防」的城市裏。有一千萬以上的難民是在法國的中部與南部的路上。

有些地方的零星隊伍對前進的德軍作了抵抗。都爾的市長領導了該城的保衛戰，支持了三天，在蘇慕爾，當地的騎兵學校的學生起而抵抗。在瑞士邊境附近，在阿爾薩斯，在馬其諾防線的幾處進口，發生了戰鬥。這些是偶然的插曲，其中有一些是深爲動人的。

政府是在波爾多，大家都叫它「波爾多政府」，這在即使沒有讓過格里包也道夫。(註十一)的凡，聽起來也是好笑的。波爾多被轟炸以後，該城的市長，他的大名馬蓋，開始勸誘他的老朋友賴伐爾，包瑪萊與弗洛薩(註十二)另遷別處居住。馬蓋甚至貼起了標語，宣佈波爾多爲「一個不設防的城市」。無線電廣播宣佈說，政府並不顧危及波爾多，故將離開這城；第二天政府又莊嚴地否認了這個聲明。一個恐慌的局面開始了。難民從波爾多湧向南方，向着西班牙的邊境。這裏，歷史又一次表現出了它的教訓：西班牙用鐵絲網來接待了法國的難民。(註十三)

當德軍向波爾多前進的時候，「勇敢的凡爾敦保衛者」向德國的司令官呼籲，不要佔領該城，直至停戰協定簽訂爲止。接到了肯定的答覆以後，政府把它公佈了出來，於是難民乃拼命湧到波爾多來。政府得設起哨兵線來阻止他們。而馬上沒有一個人被允許進入波爾多，它是專供少數人居住的。

法國所禁制的一些人在貝當上將的背後忙碌着；貝拉，賴伐爾，他曾經是一個窮律師，作過極革命的演說，後來做過總理，商人，地產商，大實業家；鮑多恩與包瑪萊，理財的聖手；魏剛將軍，他決定了要保護「二百家」的金融家頭，二百家因此成了法

是：士的領補。所有這些先生們都是準備好去奉獻。

（27）

人民保持着一種陰鬱的沈默。他們不能夠十分了解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他們在路上漂蕩，搜求空無所有的貨倉，在地下室中打發着日子，含糊地喃喃着：「出賣了……出賣了……」波爾溫多的政府害怕人民。它已經忘懷那被遺棄了的軍隊，但是對於憲兵它却表示了深切的關心。現在這些「冒險家」所保衛的不是法國而是他們自己，因此這一次他們是抱着一種滿腔熱忱的。伊巴納伽萊部要對火十字團副員的退伍軍人作了一次最率直的號召：吃了敗仗的士兵，是一種擾亂的勢力；退伍軍人得協助政府壓制現役軍人。

十一號刺多的主教答應給所有「經受了這次嚴重試驗」的人赦罪，並且把上帝永恆的憤怒給予所有與「在天意之前逃跑的人」不吉降福的警長，顯然是不願意信賴教會當局對下令把自動步槍發給憲兵。滿要助警察長禁止在街上談論國事。所有這些先生們顯然是神經衰弱。政府不願意放鬆反對者。汽船、帆船以及輪船都被扣留在波爾多，飛機的汽油都被毀壞，以防止飛行員飛到被禁止的國家去。前日，八百之中僅五十，而後八十八人，幾位憲兵亦被扣留。

二十一日一天天過去，法國的國會議員已經在康邊簽訂了交給他們的停戰協定；這之後他們被帶到了羅福，但是羅福仍繼續有停戰協定。聽見一些工人，聯夫與士，幾位憲兵亦被扣留。

外交部長在波爾多演說了三個多小時，聽見一些工人，脚夫與士兵對政府的頗不客氣的批評以後，連忙聲明，政府只對於他所認為「光榮的」和平條件才肯簽字。

賴伐爾召集了他的衆議員與參議員，八百之中到八十，而這八十人一致投票表示信任賴伐爾。

報紙上稱這爲「入與意違拘表現」。鮑多恩作了另外一種聲明：「一切事情都要英國負責。普洛伏斯特，宣傳部長，勃爾次王與「巴黎晚報」的老闆補充說：「一切事情都要曼特爾負責。「巴黎時報」

則寫道：「巴黎蘇維埃一個沒有希望的鬥爭要比瓦光堡蘇維埃但是我們的光榮是保全了。中國菲加洛也報上一個小品陳作軍甚惡表示得更動表了「附贈贈走做涉論者我們的物質的存在。交易照的經紀

人則用另外的方法安慰了他們自己，在六月二十三日，即度支那橡皮公司與東基達公司的股票在波

爾多交易所中驟漲。每張股票人非上一大元。其時波爾多已於六月二十二日宣佈了對法宣戰。六月二十二日

六月二十二日，跟意大利簽訂了停戰協定。於是波爾多宣佈的停戰協定就成爲事實。六月二十二日

府宣佈六月二十五日爲「國哀日」。報紙上解釋這哀日是爲了死亡的法國人而不是爲了法國的。上午

將自己，以及所有的部長，將軍與交易經紀人都去參加了祈禱。貴婦人們則在陽台上高呼：「法

國西萬歲！」「真當萬歲！」法國西是沉默無聲，但上將在謙恭的懺悔中鞠躬。雷諾也參與了這安靈

他將的新職一完，部長們就回去捲鋪蓋；波爾多是包括在佔領區以內的。德軍在六月廿七日進佔波爾多。政府留戀着沒有及時撤退。在他離去的前夜，貝當上將在無線電中向法國人民作了一次廣播演說。這倒的確是最後一次的廣播演說，因為在停戰協定的條文內，所有的法國無線電台是都停止放送的。這一次貝當沒有談到「光榮」；他講得很坦白，甚至頗有些嘲諷：他說，「不要依賴國家，要依賴你們自己，依賴你們的孩子，把你們的孩子撫育起來贍養你們」。

而這就是這位老將軍對陣亡將士的老母與寡婦，對陣亡的軍人。對在流亡中失去了孩子們的難民所能說的一切：「不要依賴國家」。五月廿一日，五月廿二日，五月廿三日，五月廿四日，五月廿五日，五月廿六日，五月廿七日，五月廿八日，五月廿九日，五月三十日，五月三十一日，五月三十二日，五月三十三日，五月三十四日，五月三十五日，五月三十六日，五月三十七日，五月三十八日，五月三十九日，五月四十日，五月四十一日，五月四十二日，五月四十三日，五月四十四日，五月四十五日，五月四十六日，五月四十七日，五月四十八日，五月四十九日，五月五十日，五月五十一日，五月五十二日，五月五十三日，五月五十四日，五月五十五日，五月五十六日，五月五十七日，五月五十八日，五月五十九日，五月六十日，五月六十一日，五月六十二日，五月六十三日，五月六十四日，五月六十五日，五月六十六日，五月六十七日，五月六十八日，五月六十九日，五月七十日，五月七十一日，五月七十二日，五月七十三日，五月七十四日，五月七十五日，五月七十六日，五月七十七日，五月七十八日，五月七十九日，五月八十日，五月八十一日，五月八十二日，五月八十三日，五月八十四日，五月八十五日，五月八十六日，五月八十七日，五月八十八日，五月八十九日，五月九十日，五月九十一日，五月九十二日，五月九十三日，五月九十四日，五月九十五日，五月九十六日，五月九十七日，五月九十八日，五月九十九日，五月一百日。

他們。要不是因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受難，我真可以說，這悲劇演得極其動人的指指戳戳。

一百萬以內，請來買一百萬個下井油主。其說明代換其的發書。

沒有國家的人民

難民在三分之一以上的法國土地上流浪着，據法國政府的估計，在六月中，難民的數目在一千一百萬以上，後來有二三百萬回到了北部去。其餘的仍然在流浪着。

各城市都擁擠不堪，在克勒蒙—斐蒙—里摩日—普希佛的街上走，你得衝出一條路來。難民已經把一切東西都賣光，也已經把一切東西都吃光了。在普希佛，只有賣打字機，玩具器具與槍材的店鋪是開門的，其餘的都沒有食物。

火車是隨地高興才開，收到一封信好像是一個奇蹟。報紙上塞滿人民的廣告：難民都想尋找他們的親屬，牆壁上厚厚地貼着啓事：人們想和妻子或兄弟通音訊。

從克萊孟—弗昂旅行到普希佛，從多勒到里摩日，我所見到的只是一隊隊的無家可歸的難民，在任何能夠找得到的地方安頓下來。在車子上，在巴黎的公共汽車中，或者簡直就在露天。

政府是公務的執掌，它必須改組憲兵，交出海軍與陸軍的裝備，它沒有工夫想到那被打壞了的軍隊。士兵們自己餓了，他們並不被遣散回籍，因為沒有交通工具，當局也不供給他們伙食。一

不要依賴國家——

他們在路上飄蕩着，他們大部份人甚至不能徒步回家。他們的家在淪陷區裏。這些也是沒有國家的人民。

不久以前，貝當上將像一切凡人一樣是用單數的第一人稱呼自己的；現在他說：「我們，幾列君。貝當上將」。不過這並沒有增加了他的權力。政府也不和那擠滿了難民的巴黎公共汽車有所不同。當不得不離開波爾多的時候，它選擇了克勒索。腓隆，但是它那裏有巨大的索采林工廠，而且克勒索的腓隆的氣候據說是不適宜於年高的上將的。因此政府搬到了維琪。誰也不能到那裏去，這是一個高等的避難所，但是維琪是一個好戲病患者的療養地。波爾多政府搬到了維琪。政府不得不這樣遷徙來甚至更懷些，後來，上將又想「換一換場面」。這一次他是要到凡爾賽去，他這念願顯然是因為追憶梯亥爾，而不是紀念路易十四。（註十四）但是德國不准政府搬到凡爾賽，於是，它既然不能跟死人梯亥爾通信，它就謙卑地要求有權利和活人濟亞伯（註十五）來通款曲。在沒有國家的人民與沒有人民的國家之間還一直沒有郵政交通。在七月初，我曾去觀光了貝當上將的首都，從清早到夜深我尋找着外交部；城中沒有誰能夠告訴我住在什麼地方。有人說它在高等學校的房子裏；但是問問看門人，他說：「感謝上帝，他們落下來」。我走錯了路，鑽進一間寬大陰暗的屋子裏，突然間衝進了一些人來狂聲地喊着：「你在這裏幹什麼？你不知道這是賴伐爾先

這千生的人辦公室裏面畫了一個人來...

32) 在以溫泉著名的療養地皮布勒，住着杜美斯尼勒海軍上將。由於法國海軍所遭到的命運，這位

海軍大將消磨他的時間於給外交團的人員分配房間。軍需部是在蒙道赫，這是一個氣喘病患者療養

官團地。很多將軍們，開得無聊，都開始打發病。在養病中，他們點計那必須交出法的槍械。

海軍軍政部長魏剛將軍到了彼利亞去勸誘他以前的同僚屈膝於投降條件。這位最近還抱着侵奪巴

黎之職的陰謀的將軍，在一夜之間竟變成了托爾斯泰的信徒，他現在竭力主張一線的和平也此一場網

網不的戰鬥來得好...

在法軍香粉軍務(盡于次)的查察階級一棍棍他們從這一個部奔到那一部都...

而且連連他們這裏的噪音嚇了奧芬尼和平的母牛。這些傢伙腰包裹帶有股票和證券，穿着華麗的衣服

帶着僕從，他們並不感覺到發生什麼事情。有人說，德國將打敗英國而成為歐洲第一等強國。另

外一個人則凝視着一束股票，他被炸毀了的工廠的股票面沾沾自喜，也有人說，他一定會找到他放

棄在附奧爾良附近的別克汽車。各部的新部長原來都是舊朋友。勞動保護是委託給了一工團主義者

貝林，他是一「慕尼黑」中最熱心的一個。在蕭萊的指示下，貝林在一九三八年破壞了工會；

他表現出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工賊。陶里歐是個叛徒，他是老上將的顧問。陶里歐會立下壓制共產黨

愛國情誼。伊也納爾來現在做了一青年部長。他發覺總門要提倡體育來拯救滅了的法國。這些軟弱不吸着療養地中永久的「冒險家」，現在成了虛樓的信徒（註十七）。色瑪萊部長則甚至做起牧歌般的美夢來。法國必須回歸到大地去。

而且提議中德蘭的佔領區擴大到法國全境。這些社會黨人認為這可以是一切困難立刻解決。在七月九日那天，總計個參議員與眾議員悄悄地想辦了第三共和。沒有演說及也沒有花詞。

所有憲法上所規定的權利都被取消了。在眾議院中反對政變的只有三票。當然，一個在去年冬天投票贊成開除所有共產黨議員的國會，希望它有勇氣原是很困難的，這個在人民陣線口號之下選舉出來的眾議院出賣了法國人民並且自殺了。五天以後則在七月十四日衝破巴斯的獄紀念那天，日常

內閣的開員又在教堂中舉行了一次感恩祭。巴黎的報紙對於推其的熱誠抱著一個諷諷的態度，「法國工人報」寫道：「三個部長儘夠了！無事做。」

巴黎警察業與衛生。以命官因蓋一些黨派領袖的遺囑。在巴黎地中，只有一部。維琪政府「喜歡聽」但與法國十年高的上將讚美青年，可是，所有政府勵政改革部是從歷

史教科書上抄下來的。例如：賴伐爾決定法國劃分為十二行省。這一種劃分在廿七九零年以前就

有過。這些傢伙決定把所有由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東西統統加以摧毀。政治上的平等選舉制度，跟宗教分離的學校，以及「公民」這個字眼。沒有國家的人民正和沒有人民的國家一樣是和其他的世界相隔絕的，那些可以給讀者知道一些世界情形的報紙都停刊了。在巴黎報紙中，只有最無恥的還有「巴黎日報」、「巴黎時報」、「日報」、「菲加洛報」，「法蘭西行動報」，「克蘭瓜爾報」。這些報紙在長期中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第一期在博阿常亥出版，第二期在波爾多，下一期在李夢。四分之三的通訊社電報都到了檢查官的字紙籠裏，甚至那些見慣了牛鬼蛇神的新聞記者也發起了牢騷來，「山嶽報」在七月一日那天喊出了不平之鳴：

「黑夜與沉寂！要麼根本沒有報紙，或者有報紙而無新聞，此外，也沒有火車運銷報紙。無線電報沉默着，法國政府在它公開的言論中不是和它以前的同盟者，就是跟那些離去法國的人進行論戰，即此而已：現在是政府也沉默了。政府必須讓我們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而在不多幾天以前，在六月二十六日，「日報」說道：「這是一個緊閉着大門的國土。一直到最後一刻，我們還是蒙在鼓裏。在司徒加無線電台將停戰協定的條件廣播了好久以後，法國人民還是毫不知情。」在最初幾天，報紙還想抗議一下。後來，它們被割得服帖帖而一變不變了。只有保皇黨們拒絕妥協，他們只要有一個真正的主族君主以代替「我們斐列普上將」。但這只是變化的

嗚呼！其他的報紙保持着一种屈服的沉默。

而人民呢？人民繼續一遍又一遍地喃喃着「出賣了」。這個字叫遍了全國；它漏進了官辦報紙的篇幅裏去。「日報」的軍事記者杜伐爾將軍是一個溫馴的人；他曾經依次地崇拜了達拉第與雷諾，甘茂林與魏剛，現在這將軍寫道：

「所謂第五縱隊的活動實在太嚴重，使我們忘不了，我們不是被德國軍隊而是被叛逆所征服的。當然是我們問一問杜伐爾將軍，他所說的「第五縱隊」是指什麼，他會神祕地付諸一笑的。

在奧芬尼的里翁小鎮上有着審判官。爲了安慰一下殘廢者與難民，貝當政府決定對那些「負戰爭之責」的人加以審判。賴伐爾與包瑪萊將軍坐在法庭上審判他們的同黨達拉第與龐萊。弗洛薩，貝當內閣的閣員將控訴雷諾內閣的閣員弗洛薩。第一號普洛伏斯特將告發第二號普洛伏斯特，巴黎的報紙「火焰報」說道：

「不是所有的人民都要負同等的罪名的。那些要一個不流血戰爭的九月三日的人（註七八）罪名比較輕些；」

因此，巴黎報紙上有權威的輿論認爲，對於達拉第與龐萊該加以寬容，那麼貝當與賴伐爾所娶

審判的誰呢？不是魏剛將軍，因為魏剛是一個部長。不是弗洛薩，因為弗洛薩是一個部長。不是貝當，因為貝當是一我們·菲列普上將」。然而弗洛薩，魏剛與貝當是和雷諾共過事的。那麼大概是審判雷諾了？但是雷諾和達拉第和龐萊共過事的……「克爾瓜報」露出了馬脚，它說：「必須把那些對於這次災殃真正有罪名的人歸案訊辦，這就是那些倡導人民陣線的人」。

那些「冒險家」終於達到了目的……同時貧困日益加甚，寒冷的月份迫近了，而難民們還露宿在道路上。所有的咖啡都喝完，所有的烟草都吸光，所有的麵包都吃光了。既失去家又失去了工作的人現在受到了飢餓的威脅，當你考慮到難民們的苦難時。那麼「十二行省」關於盧梭的暗示，以及里翁的滑稽戲多麼渺小不足道！維琪的紳士們雇用了親的憲兵，而這些憲兵不是為麵包工作，麵包已經過了最後一塊了！他們怕露臉，靠近蘇德漢地方我看見一隊憲兵在一羣婦女之前停了下來，那些婦女喊着：「無理得夠了！」人民曾經沉默過：他們剛在開始發現了他們的呼聲。

在克勒蒙——腓隆我看見工人們——巴黎公社社員的兒孫們，優秀的法國的無產者們，他們帶着羨慕的精神凝視着那沉寂的車床，我在樹林間看見了士兵，他們在替自己削棍子，生着火，強作歡笑，他們的眼睛很陰沉，他們是經歷了法國北部的戰事與巴黎的陷落的。

我在里茂賽看見了農民，他們帶着陰暗的臉色收割穀物。將沒有足夠的穀物來喂養飢餓的法國

其中一個對我說道：「我有兩個兒子，一個陣亡，一個失蹤了。」像他這樣的人有多少呢？這是真正的法國。發明這次「不是戰爭的戰爭」的不是他們，送暖襪衣給曼納林的也不是他們。夢想向巴庫進軍的不是他們。使巴黎投降的不是他們……

一箇曾經給予世界以一七九三年的革命與巴黎公社的，岡湯達與普俄的，德拉克羅阿與戈白的，拉瓦錫與巴斯德（註十九）的偉大民族是不會終老在維琪的泉水源的……

（註十九）

(10)
(30)
巴黎陷落後的一個月

六月十四日，德國軍隊開進了巴黎。在凱旋門旁邊，舉行了一次大檢閱。機械化部隊穿過了城，開向南方去。巴黎是空虛了：在城的四郊有一些老太婆，在香榭麗榭有一些盛裝入時的女郎，此外就是些奉公守法的舉手行禮的警察。這是一個新的幻想的城市，這不是巴黎，而是他的骨骸；房子闔上了百葉窗，商店拉上了鐵門，長而直的街道沒有一個行人，垃圾箱裏面裝滿了垃圾。靜寂。貓兒在跑着，鳥兒在叫着。

馬達的響聲驚嚇了貓兒和鳥兒；飛機是成天成夜地，在城市的上空翱翔着。

我記得站在郵箱旁邊的一個女人；她哭泣着，懇求能從郵箱里把她的信拿出來；她在上面寫了
一句不需要的話：「我不曉得……」

德國人把鐘都改成柏林的時間了。其實巴黎在被佔領之前，時鐘就已經掛前一個鐘頭了。按照舊的時鐘在九點鐘以後，這就是說在七點鐘以後，禁止有人走到街上去，太陽高高地懸掛在死的城市上面。後來允許大家在街上走到十點鐘，但是很少有人走。黃昏的時候，大家都成羣地聚集在大門旁邊和交頭接耳地私語着。忽然間擴音筒的叫聲響起來了：「走進房子里去！」這時候就只有邁過

具的腳步聲和飛機的響聲劃破靜寂。

「這世界在頭顱天是沒有報紙的。有一處叫做「民族覺醒」的謎一樣的電台，在報告許多並不存在的部隊軍隊的番號，報告「復仇者」怎樣逮捕了共濟會員。（註二十）

「又報告了關於迫害和槍殺的消息。政府在這幾個禮拜中飄泊着；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在那兒。巴黎在尋覓波爾多的電波，他們聽見了主教說教，這位主教便是固執於「神的懲罰」這一點，他們還聽見了貝當上將的不容易明瞭的老年人的方言。德軍佔領了里昂，波爾地愛，拉羅謝爾。每天總有很多的城市毀滅掉。上將糊塗了，在那兒絮絮不休地關於法蘭西的「美德」，和衝動他自己的投降權。

有一次，我沿着沙爾特——羅雅爾林蔭道在走着。在長凳子上面坐着一個衣服襤褸的醉了的流浪漢，他這樣叫道：「給我一張有紋章的紙版，我立刻就可以簽訂和約！一、二、三！」

巴黎五天沒有報紙了。六月十七日，「晨報」和舊無政府主義者愛爾維的「勝利報」出版了。

賣報的老頭兒發着尖聲地喊着：「勝利報！」很少的幾個行人都笑起來了。有一個人說道：「好一個勝利！」過了二天，「巴黎晚報」裝上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稱「新版」，「勞動之法國報」和「最後新聞報」都出版了。文章上署名的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人，或者就完全不署名。買報紙的人是很少的。

六月十七日的「勝利報」寫道：「巴黎是值得受到尊敬的」。六月二十四日的「晨報」寫道：「和約的條件，首先就是光榮的」。六月二十六日，議和的條件宣佈了。「巴黎晚報」稱這些條件是歐士式的。

巴黎的報紙寫些什麼東西呢！有一位新聞記者，提議法國人應該「回返到土地上去和成爲農民」。另一位記者則叫出了一個英雄的口號：「爲了拯救法國，就得積蓄金錢！」第三個人這樣寫道：「在每一個法國人的心裏，都隱藏着一個猶太人，我們應該首先殺死我們心中的猶太人」。

廣告是此文章更能傳出這個城市的生活：「茲有工程師一人，通曉德國語言，願担任店員或職員之職」。「茲有作家一人，當討論奧古爾獎金（註二十一）時曾獲得兩票，願接受任何工作」。「鄙人精於繪製家族系統圖，收費公道」，而最多的則還是尋覓親人的廣告：尋覓孩子，丈夫，父母，士兵，難民和死了的人。

在大街上，在行列里，在鋪子中，在大門下面，大家都談論着一件事：「你的在那裡？我的是一點兒音信都沒有」。自非佔領區來的信，只有從七月中旬起才開始寄到，人們都不知道他們的親人是在那兒。整個的一條大街上，都懸着一件愉快的事情，麵包師的兒子找到了，他是被俘虜的

難。

在柱子上，懸着戲院的招貼。六月十四日，「奧地安」戲院應該上演「菲德娜」一劇。（註十二）繼而，在戲院的招貼上面，又黏上了德文的招貼：「開演電影，供兵士觀看」。

看一看那些留在巴黎的巴黎人你會覺得很奇怪的：老太婆拖着夜間穿的拉鞋，就像在垂危之前脫掉了鞋子的，此外就是些孤獨的愛整潔的老年人，佝僂的，跛足的，殘廢的，還再加上一些外國人，可是，我已經忘記了賈卡奈里和其他的一些人了；這些人曾經是在巴黎的，但是在空虛的大街上，我沒有再看見過他們了。

早晨，大家都帶着籃子上街去。這既是饑餓，又是運動，還又是吵嘴干涉；因為大家都想儲藏起一切的東西，大家把成罐的普洛望斯的牛油，洋山芋和葡萄酒拖到自己的家裏去。在剛剛纔開門的一家鋪子門口，有一個喘息着的女人奔過來問道：「有什麼賣？」這是一塊爛了的肉皮，從它的里面，正像蛆子一樣，生長出一條彎曲蠕動的長的行列，店里的人開始用粉筆在玻璃窗上寫明，那些商品已經賣完了；這一類的名單已經不斷地在增加着。

街上既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出租的汽車和私人汽車。這對於狗簡直是如履平地；在他們自己的狗生活中，牠們能第一次毫無牽掛地在奔跑了。

誰忽然想起來，說巴黎是個大的城市；但現在除去那些指定給行人的地點之外，是禁止穿過街

在七月一日以後，難民回來的浪潮減低了：軍事當局不允許有更多的難民從非佔領區回來。

每天，從被佔領的布爾塔尼，有兩列裝載難民的火車來往着。巴黎人在回來的時候，以為在車站門口會看見腳夫和租出的汽車。可是等待他們的，都是拖着手推車的來自阿爾吉耳地方的阿刺伯人。這些阿刺伯人揹過行李，就把它帶走，行李的主人，就得沿着人行道路在他們後面奔走着。

一切的指令，一切的禁令，都是由巴黎的地方行政官長簽署的——這是一個法國人。法國的警察，在捕捉賊匪在房子裏面的法國兵士。在哥拜爾大道上，我看見一堆女子包圍在警車的四周：這是在捉捕兵士。我聽見了這樣的叫聲：「讓媽媽走進去吧！」一個年老的女工，衝到被捕的人前面，和其中的一個兵士接吻。

差不多所有的商店（除去農產品的）都關了門：老板和店員都逃走了。當局命令百貨商店開門。有幾個在大商店里面服務的店員，最高興起來了。生意真不錯：軍人們買去了所有的東西。

德國人印了一種在佔領區使用的紙幣：這種紙幣通行於法國，比利時，荷蘭，但在德國則不通行。當局並且宣佈，每一馬克等於二十法郎。

小商人們，儘一切的可能在吸引顧客們。在櫥窗里面，出現了旅行指南，字典，風景，

，和各種各式的紀念品。難辦這些店，一共出賣了多少像愛非爾鐵塔，和巴黎聖母院形式的文銀
(註二十三)還有幾家小酒店，掛上了用德文寫的「有上等啤酒出售」的招牌，在巴黎被佔領的頭
幾天，有一家波蘭書店關門了。大批出賣德文的巴黎指南。繼而又有幾家飯館領餉了，老板們用德
文在報紙上登廣告，推荐自己的各式名菜，在「晨報」上我讀到這樣一段東西：「我們的新客人，
巴能察實所有法國菜的精美了」。

巴黎被從世界隔斷了，在被佔領的頭幾天，只接到寄往城市近郊一的信，繼而，郵件也經過很
多麻煩地從其他的城市開始寄到了：有的是來自波爾多，有的是從土魯斯寄來的，電報不收，和外
國的郵電交通是完全停止。禁止聽外國的無線電播音。法國的無線電靜默無聲了。巴黎是孤零零的
，正像鬼島一樣。

在愛非爾鐵塔上，懸掛着德國國旗。同樣的旗子，也懸掛在議會廳上，政府機關上和大旅館上
。雙古爾廣場的沙包都已經清除了。在這個廣場上，舉行過一次在希密特教授領導下的軍樂演奏會
。有一次我走過歌劇院廣場；在戲院的台階上坐着許多號手和鼓手，電影員在為他們拍電影。

(48)
在有幾家咖啡店里，掛了小招牌，指明德國的軍人及文官不應光臨這些地方：例如「多姆」咖
啡店，在從前是畫家聚集之所，「瑪瑪哥」咖啡店，有一個時期是法國作家們最心愛的地方，此外

這有幾家雜貨店，這要禁令是由軍事當局所規定的。據說以前在巴黎...

44) 在巴黎市中心的許多咖啡店的外廊上，有許多賣淫婦，她們就是偷稅的人又是遊藝人時髦，他們穿...

。穿著夏裝的涼鞋，光腳上的腳趾塗得血紅。...

。在古爾瑪有兩戲院里，上映「巴黎永遠是巴黎」，還加上二個德文譯名：「Paris est Paris」。其他的戲...

多戲院，則因為沒有演員和觀眾還沒有開門。

出現丁販賣打火機的商人，火柴是絕跡了：他們修理打火機，誇獎自己的打火石和火捻。

七月十四日的前夜（註二十四），「勞動之法國報」上這樣寫道：「佔領巴斯底監獄的這一天...

，是共濟會員們的盛節」。七月十四日就在不知不覺中過去了。通常在這一天，大家要在街上跳舞...

的。現在大家都在全城奔跑：找尋牛奶和牛油。

我遇見一個可憐的女人，她養育三個稚童，她哺養他們，並拿她最後的幾個錢在報紙上登了...

廣告：找尋孩子們的雙親。

幾天，有一位典雅的太太，在我前面這樣講道：「假如德國人在此地再留十年，那就好了，他們會管...

（註得有條不紊的）。我不想再敘述那些人民所講的話了。

法蘭西的巴黎晚報：這雜誌起巴黎：「法國的一個主要的地方城市不這樣值得稱為首都一樣地在活著...

「，這個主要的地方城市……可是，巴黎是應當於這個定義的，雖然它的宮殿毫無損壞，但它已經很像比拉奈希斯播給的死亡了的羅馬城，推勒里方場上的長草（平常是用機器來推平了的）也並不使我驚奇。這些包圍着石像的野草，是和這個不明瞭的模糊的巴黎的面影相混和了。

在巴黎城郊四周，從前這兒是工人的住區；它們是被稱為紅色腰帶的。從這兒，曾經傳出過工廠的汽笛聲和「青年衛士」的歌聲。現在這個區域是空虛的了：工人們知道，法國是要成為農業國家的。

七月十四日之後，我在街上走着，正像一個被迷惑了的人一樣；我不甚了解，我還是在巴黎走着。繼而我也習慣了，現在我也難再想起那往日的巴黎，街上擠滿了人，充滿了汽車的喇叭聲和照滿了燈光。在我的眼前，是一個龐大的空洞的城，好像它是變得更深更黑了。現在我試了一眼看過它了：既沒有行人，樹窗，也沒有汽車會吸引你的注意。現在可以站在大道的宮中瞭望着遠方；所有的遠景都模糊着，所有的門，壁爐，浮彫都顯露着。

（45）
第六也許，它變成畸形的了，沒有巴黎人的巴黎，這個古老沈悶的城，有貧民窟，有被煤煙熏黑的房屋，有貧窮的近郊四鄉，現在是沒有什麼東西能重新活躍起這個城市，能隱飾它的衰老，來安慰它

的貧困了。

不僅僅是眼睛，連耳朵都不能了解這種變化了。在尼伏里街上，在拱門下邊，代替了那往常的騾音，賣報童的叫喊和汽車的喇叭聲，則是勝利的寂靜。

在大林蔭道上，有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在賣畫片，他叫道：「舊巴黎風景的信片！」我心里想，他是在賣巴黎古蹟的照相片吧，但實際上這些些巴黎平常的風景的信片，就是那個還尚未被稱為「主要地方城市」的巴黎。我看了一看這個小孩：這個巴黎的小麻雀，這個「孤兒淚」中的加弗羅希的親兄弟；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到了五張明信片，決定要養活母親，就用尖銳的喊聲來勾引過路的過路行人——這個在死了的城市中的遺留的孩子。

這是一幅... 工人... 巴黎... 城市... 街道... 建築... 風景... 明信片... 加弗羅希... 母親... 城市... 街道... 建築... 風景... 明信片... 加弗羅希... 母親... 城市... 街道... 建築... 風景... 明信片... 加弗羅希... 母親...

這是一幅... 工人... 巴黎... 城市... 街道... 建築... 風景... 明信片... 加弗羅希... 母親... 城市... 街道... 建築... 風景... 明信片... 加弗羅希... 母親...

從巴黎到莫斯科

在巴黎我很多次聽見人家這樣說：「你乘車回到莫斯科去嗎？幸福的人呀！」。這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大約是在五年前，我寫了一篇關於歐洲的苦難和希望的報告文學，題目是：「在世界上還有一個莫斯科。」在巴黎和法國的各條充滿着悲哀的大道上，我時常想起這句話。

在巴黎有很多的行列：領洋山卒的和擁炮台的；買皮鞋和領通行證的；而最長的一個行列，就是排在蘇聯領事館旁的；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莫爾達維亞人，立陶宛人，拉特維亞人，愛沙尼亞人，都在廣場準備乘車到蘇聯去。第一個過路的人問道：「這是什麼行列？」行列中有一個人簡短的回答道：「是求生的。」

到白魯塞爾的火車是在清晨開行；上車要等待很久，因此我們在夜裏而到北車站去了。巴黎是理想上的空所了：既沒有人，也沒有火光，灰黑色的塞南河在蜿流着；此外還有幾千個斥候兵。在黑暗的車站上，比利時的難民靜寂地站立着；他們是第一夜在等車了。車站上有很多的軍人。我們把行李搬到車里面去；那兒也沒有人在管理登記。兵士們擁擠在車廂的空地和過道里。

從前，快車三個鐘頭的功夫就可以從巴黎開到白魯塞爾。我們則走了十四小時；往莫拜日的路

是破壞了，火車就只能沿着庫布勒和里德走過去。

廢墟是從巴黎近郊就開始的。我又重新看見了垃圾堆、瓦礫、石頭、被砲彈炸開了的泥土！荒塚，我們差不多沒有看見人，他們在五月間就離開了，而在六月初又無法回來。五穀都已經成熟

透而且成熟了。也沒有有人來收割。法國的北方，像是個死的區域。

我有幾列舉出被殺害的利刺傷了的城鎮：蘇亞森、哈佛爾、蒙費、羅昂、亞蘭、阿拉斯、奧爾克、卡萊、康布勒、杜亞以及其他成千成百的城市……；只有很少的人留在這個死的區域里面，在挨着飢餓。有一個女人這樣告訴我們：「在森林里面一直到現在還有屍首。沒有麵包，沒有鹽，什麼也沒有。」

火車走得很慢；可以看見所有的廢墟，所有的墳墓。活的城市還有他自己的斷魂，被毀壞了的城鎮，則大家都很相似，霧的城市杜亞就好像充滿了太陽光的費蓋拉斯一樣。

車站的人員都是德國人。在車站上，站著德國的鐵道從業員，大部分的車站都被毀壞了。在每一個車站下，我看見一羣在垃圾堆中間的兒童：大海、沙灘、太陽光射著這些一羣兒童。在鐵

道沿線的假期起了一車滿上是有法國人。

我進入了我這很熟悉的許多地方，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我曾能夠如此。我當時是

「第一死得阿拉斯」。後來這個城市重新修建造。現在我又看見阿拉斯的廢墟了。第二次戰爭，是在舊的佈景裝璜裏進行的。

出頭在此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大戰役，就是「熱那維斯之役」。被包圍的法國兵和英國兵想衝向海岸去。許多城市和鄉村曾來回爭奪過多次。

我帶着軌道附近的鄉村，都死亡了。有一個老太婆從茅屋裏面走出來，看了六看火車，就用手把面孔遮蓋起來。

康普勒已被毀壞了一半。在這個城市裏面，建造一種特別名稱的糖果，叫做「Candy」。意思就是「康普勒瑣事」糖。在一間半毀了的房子裏，掛着一張「Freddy De Campbell」的廣告，而在它的下面，在炮彈開的裂口裏，則可以看見一張小孩子的床和一角粉紅色的被蓋。

至於杜代赫亞的則全是廢墟。

最後，在比利時，我們看見了穿常服的人了。在阿特車站上，有人販賣紙烟和巧克力糖，兵士們在買東西。賣東西的人則站在街道上，站在圍欄外面。

在白魯塞爾，僅允許軍人到車站上來。供老百姓們乘的火車是沒有的。比利時，是一個人口最少的國家；一個人住在這個城市里面，而工作——則在另外一個城市里面。現在，大家沒有辦法乘

車去工作了。此外，每個人的工作也很少了，全國都擠滿了失業的人。脚夫們每個禮拜做半天工，汽車夫！每個禮拜做一天工；礦工工廠的工人！每個禮拜做三小時。

在工人的住屋里面是有人礙之患，大家都坐在街道上，從早晨一直到深夜。

失業的人們在挨着餓餓。到處都貼滿了廣告，招請失業的工人到德國去參加建設的工程。上面並且指明，每個工人每月可得到一百三十馬克。

在比利時，有購買各種出產品的券，甚至連買香肥皂也有券。在飯店里面，沒有券是吃不到東西的。爲了在咖啡店裏要一杯咖啡，就應該給一張券。在戰爭之前，比利時人是很需要咖啡的。現在他們每個月只能領到三百格爾姆，或者是咖啡店裏面的三十格咖啡。麵包的數量也是減少了。

當我在白魯塞爾的時候，正宣佈了法郎又重跌價的時候；一個馬克等於十二個半法郎。在商店里面有很多的顧客！全是軍人；比利時人是沒有錢的，對於他們的生活是太昂貴了。

在白魯塞爾，出版兩種法文的報紙——「晚報」和「比利時民族報」和一種法蘭西德文報。報紙出版六頁至八頁。在內容方面，就使人想起巴黎的報紙來。此外還又出版了一種德文報紙：「白魯塞爾時報」。

白魯塞爾很少遭遇到轟炸的損失。但是在比利時有很多毀壞了的城市：奈維爾、孚恩、俄野里。

德、捷保羅。盧汶和那裏獨處最烈。

在皮貨店裏面，店主人問我這樣說過：「你真是乘車到莫斯科去嗎？這真是幸福！」汽車夫聽我要到莫斯科去，喜笑顏開地和長久地握住我的手。

從白魯塞爾到柏林的火車，不是照原路走的：經列日的路是被炸壞了。這樣我們又在荷蘭國內走了一節路。

在荷蘭的第一個車站上兵士們跑出車廂，有人在賣乳酪，鮮魚。

後來我們看見了一個裝飾着花彩的車站：我們是在德國了。夜里面，火車停了兩次：我們很清楚地聽見了熟悉的汽笛聲音：這是空襲警報，汽笛在全國各地是同樣的響着的。

x
x
x
x

當我們看見了紅旗子和愉快的微笑着的人們的時候，是一個太陽晴朗的早晨：這是在維爾巴里，是在立陶宛的邊境上。我們大家互相拍手畫腳的：看呀！我們沒有看見過微笑的人了，我們是不習慣於「笑了，輕輕的微風吹來了乾草的清香，紅旗子也好像變成活生生的。

白天，我們在一個鐵道聯絡站上會見了立陶宛的作家，他們正乘車到莫斯科去，參加最高蘇維埃的會議，他們告訴我們那降落在他們土地上的快樂的暴風雨，在所有的車站上，人們都在擁擠着

：嚴肅的老年人，黃金頭髮的姑娘，孩子們；他們快樂地微笑着。當時刮着很大的風，有着很多的
 那笑，和喧嘩，我遺忘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個人的愉快，——對於人正像需要空氣一樣的必
 要。

立陶宛的作家談起關於文學的問題來，後來他們就詢問巴黎的情形，詢問起法國的詩人們，我
 沒有立刻回答：我好像又重新看見了那空洞的，死了的巴黎。

……
 ……
 ……
 ……

……
 ……
 ……
 ……

……
 ……
 ……
 ……

……
 ……
 ……
 ……

……
 ……
 ……
 ……

德皇精想到巴黎

在這條戰線的日子裏，我越想起那個美麗的愛自由的巴黎。德國法西身的那批屠夫，把這處賣掉了，但德將軍不確宜佈巴黎是個「不設防的城市」，他還下了命令用砲所有那些要保衛這個首都的人們。居民們都離開巴黎了。年老的人，在步行着，他們說着：「我們不願意在他們下面生活……」德國的法西斯帝，走進了一個空無的城市。他「驚奇地問道：「難道這是巴黎？……」在他們所舉行的一次閱兵典禮上，出席參加的是四五十個賣婦。拍攝電影的人，她們都照進去了，後來就這她們當作是「巴黎的居民」放映出來，在城裏面剩留着的是好幾萬不幸的人，生病的，殘廢的，以及婦女和孩子們，他們坐在路上了百多間的屋子裏面。我看見，法西斯帝怎樣在空虛的街上闊步走着。在一個犄角，站着一個抱了小孩子的母親，小孩子的眼睛遮起來向我說道：「只要他不曾看見……」一個老太婆從大門口外面張望了一下，一位德國軍官用照相機把照進去。他趕忙關上大門和叫起來：「甯可 我死吧……」

過了一個禮拜，德國兵開始 離民們從大道上回來。他們趕回了四分之三的居民，這些人到了自己的故鄉，就正像走進了監獄一樣。街道還是像從前一樣是空虛的，巴黎對面，德國法西斯

的條件是怎樣一回事。

一門飯店，走進了一個德國軍官。一位年青的女侍者脫下了圍裙，說道：「我不願意招待他。」就跑到去了。在地溝車裏面，賣票人在票子上打着洞眼。走過了幾個法西斯蒂，當然，他們是從來不曾拿買票的事來麻煩自己的。賣票的跑到去了：「我不願意為他們工作」……

這些外來的干涉者印了一種「該佔領區使用的馬克」，他們就把這些幣分發給自己的軍官和兵士，讓他們去「買東西」。這親眼所看見的，一位軍官就買了九百雙太太們穿的絲襪，運走了成箱成箱的東西，當我離開巴黎的時候，我就看見一列開往柏林的軍車的行李車。裏面全堆滿了搶奪來的物品，法西斯蒂括了一切的東西！從雞蛋一直到門上的銅鑰，從肥皂一直到博物館的名畫，而那些這裏鋪着的商店們他個個便就把它們打劫來了。

一家小小的食物館，走進了一位軍曹長，他說道：「咖啡在什麼地方？……」老板娘答道：「沒有咖啡啦」。我翻譯出來，這位德國人表示很生氣了：「前天還有的。你跑到那兒去了？」我又翻譯出來：「咖啡現在是在德國，請軍曹長先生乘車到柏林去要咖啡吧。」老板娘向我說道：「他們曾逮捕我嗎？他們曾殺死我嗎？在他們的統治之下，我們簡直是無法生活……」

德國的法西斯黨，每天可以得到五百萬格羅鐸的共產黨的牛油。居民們則遭受飢餓；他們每

天只得到五百格爾的麵包，每個禮拜只有一百四十格爾的牛肉。德國的軍官在飯店裏面，每個吃一隻全雞和用十個雞蛋做成的煎蛋，並且還微笑着，看看那些餓餓的巴黎人，這些人是正揮着拳，希望能夠到他們八分之一磅的麵包。

法西斯帝屈辱了這個高傲的城市。他們在奧古斯廣場上開步走，和唱着：「法國人！是些野蠻的畜豬，我們要來殺牠們！我們要來殺牠們！我們要殺牠們！我們要殺牠們！」他們在所有的電影院裏面開映的一類的影片，轟炸巴黎，在香港舉行閱兵典禮，在大路上槍斃殖民，並且還印着這樣的說明：「這就是過分驕傲的法國所應有的命運！」他們把法國大將們的銅像都毀下來，他們到處都懸掛着有美刺的旗子，在維爾中央大街上，是法西斯總部的所在地，巴黎人當行近它時，應要離開人行道，在路中心走。法西斯們「察！一盞斯泰波」，每天都要抓許多人。他們逮捕了全世界科學界著名的郎節高教授和幾千個工人。凡有胆敢撕毀德國宣傳標語畫者，均處死刑。法西斯帝雇用了許多助手！叛徒杜里奧，時時刻刻都可以將賣和零賣的賴伐爾，以及其他成百的叛徒。沒有人再去跟侵略者共處了。除掉那些賣婦。

佔領者在在在產之中，當他們走進咖啡店的時候，法國人跑去了。當放出空襲警報的時候，法國人就公同地鼓掌：「迎那些來轟炸德國法西斯帝們的轟炸機：佔領者把被俘虜的英國空軍，拖在

巴黎的街道上進行，和在他們身上寫着：「這就是毀滅法國城市的人們」。巴黎的居民向俘虜們歡呼。大家都說道：「誰反對希特勒的，就跟着我們走……」十一月裏，學生在香港舉行了一場反法西斯的大示威遊行，很多人被槍死了。法西斯槍斃了十八個學生。但是學生們並沒有平穩下去。他們不得不封閉學校了，和成百的學生進進了集中營，在那兒，那些有了八年官格的劍子手就拷打着被監禁的人。巴黎人由於德國法西斯的愚弄和殘忍而達到了絕望的限度，他們現在是不願一死了，例如他們會從「波爾庫耳」咖啡店三層樓上，把一個侮辱了法國女人的德國軍官擲下去。不久之前，在保羅區的一條狹窄的小巷子裏，他們在夜間打死了兩個德兵。在靠近聖克勞的塞蘭路上，他們還釣到了一個德國大佐的屍身。

佔領者想強迫法國的工人們，去為他們做工。他們決定在雪特隆河講，「格誘姆」等工廠裏面修理飛機和坦克車。這又怎樣辦呢？巴黎的工人們只得去做工了！修理過的飛機飛不遠，坦克車在巴黎的近郊，就拋棄了。他們想找出 是誰做了這樣的陰謀，但始終是找不出，工人們是同心一志的。這樣德國的法西斯帝，就開始強迫 巴黎的工人送到德國去——做苦役去。

法國的愛國人士們，在不隸屬於德國人管理電台台這樣廣播道：「在城市的所有牆壁上，都寫上 Vichy。」勝利了這個字的第一個字母 V。他們想證實一下，究竟有多少巴黎人聽見了他們的

嚴肅的廣播，過了三個鐘頭，在所有的階級，都瀰滿了V字！有的是用粉筆寫的，有的是用煤炭和顏色寫的，它們到處都凝視着佔領者。

甚至孩子們，巴黎的「街道就浪兒」——胡南的和嘲笑的，也向着法西斯的軍官們唱道：「你撒謊，你撒謊，你馬上就要從這兒滾蛋了！」這是根據一首舊的歌曲編成的。

法國的人民爲自己的不經心，因爲習慣於過輕鬆的生活，因爲他們聽法西斯的「第五縱隊」居處於統帥的位置，就遭到嚴酷的懲罰。現在，法國的人民知道了苦難！他們準備向侵略者衝過去。我知道法國人的英勇的鬥爭。我看見瑪倫河和凡爾登，我了解了，爲什麼德國法西斯在這個假裝平靜的巴黎，感到有些胆寒。小孩子們唱道：「你馬上就要從這兒滾蛋了……」當然，他們不是從這兒滾蛋，——而是從法國逃走。但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逃走的……

我在那兒，——在巴黎，看見過法西斯的劊子手。我很知道他們！——現在，在這個短促的亦月的夢中，他們飛向我們的城市了。而在我們的故鄉，在古老的共輔的街道上流着。誰開始了這個戰爭的？這就是那個長着兩只混濁猶疑的眼睛，野心勃勃和殘酷的瘋人——希特勒。——他在全歐洲聘請着，他總獲得尊敬，但是在所有的勝利之中他只感覺到那個難以避免的死亡，那現在，這顆毒物正撲向我們了。

我們看見她們都走上前線了，婦女們的眼睛都是乾的，她們既不哭泣，也沒有腫淚。全世界都

知道我們是不愛這們戰爭的：我們建造房屋，鋪築道路，培植菓園，現在他們在強迫我們作戰了。

偉大的愛和平的人民的憤怒，是非常可怕的。我們並不是在蓋有玻璃的暖房裏面，也不是在鋼甲器

裏面生長出來的，我們是習慣於艱苦困難。我們知道，這個戰爭是艱苦的，是個生死存亡的戰爭，

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是不會讓步的，敵人想在我的土地上得到輕易的收穫，但他們所得到的將

是死亡。有一位法西斯的教授，寫了一部「學術」的著作：「究竟在法國的土地上，能居住多少德

國的殖民？」但是他們所看見的，是維埃土地上，可以接收多少德國法西斯的屍首。

(註一) 安道爾是法國和西班牙交界的一個小國。

(註二) 薩拉第是當法國的內閣總理。

(註三) 烏拉圭是南美洲的一個小國。

(註四) 蒙哥是法國社會共和聯合黨領袖。

(註五) 伊巴納伽萊是右派法國西社黨領袖。

(註六) 一九三六年即法國人民陣線形成的一年。

(註七) 指丹麥、挪威等北歐的人民。

(註八) 下雨天指法國向德國乞降的日子。

(註九) 希佛萊是專演香艷肉感片子的明星。

(註十) 這些都是巴黎附近的小市鎮。

(註十一) 格里包也道夫是十九世紀俄國的著名戲曲家，著有諷刺劇「聰明誤」。

(註十二) 包瑪萊是其時日當內閣中的內政部長，弗洛薩是公共工程部長。

(註十三) 西班牙戰爭時，西班牙國民逃向法國的邊境時，法國曾用鉄絲網阻止他們入境。

(註十四) 梯亥爾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時勾結普魯士出賣法國人民的叛逆，路易十四是

法國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君主，建造凡爾賽宮。

(註十五) 齊亞伯曾任巴黎警察總監，有名的反動份子，法國投降後，他又在德國的刺刀

下做起巴黎警察總監來。

(註十六) 香粉區是巴黎最繁華的區域，政府機關、大商店、大飯館均集中於此。

(註十七) 盧梭認為文明進步反是人類墮落的原因，主張返於原始的自然生活。

(註十八) 九月三日為法國對德宣戰的日子。這裡是指達拉第等。

(註十九) 司湯達，拿破一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德拉克羅瓦，戈白！十九世紀法國

(註十九) 雷諾；拉瓦錫；十八世紀法國化學家；巴瑟德；十九世紀法國細化學家。

(註二十) 其宗旨是歐洲從中世紀起即流行至今的一種帶有宗教性的祕密組織，以誠心互濟為原則。

(註二十一) 嬰古爾獎金是紀念法國著名作家古爾兄弟的文學獎金。

(註二十二) 「非德郎」是法國著名悲劇作家拉辛的作品。

(註二十三) 或稱：紙，是壓紙用的。

(註二十四) 七月十四日是法國國慶日。

(註二十五) 蘇利士...

(註二十六) 酒...

(註二十七) 蘇利士...

(註二十八) 蘇利士...

(註二十九) 蘇利士...

(註三十) 蘇利士...

(註三十一) 蘇利士...

(註三十二) 蘇利士...

(註三十三) 蘇利士...

和魯肯文學七篇，蘇聯、愛倫堡，與莫洛亞的「法國西的悲劇」，西漢士的「我搭艇」，均為描寫法國失敗（一九四〇）的不朽作。

作者愛倫堡已無帶在此介紹。他在西班牙內戰時寫的一些報告，已被傳聞一時。他以消息靈通者的資格，寫了這些有關法國屈服的報告後，正在埋頭著作長篇小說「巴黎的陷落」。第一卷甫出版，總軍就侵入埃羅埃的國土，愛倫堡又馳向前線寫了許多短文。

這里所收，大抵係敘述巴黎陷落前後的情景與見聞，因取今名。巴黎陷落到今天，雖已一年又六月，但這里所敘述的一切，在我們今日看來，還歷歷如在目前。對於古國的人們，這天是極得一再誦讀的。

而雪塵，在塞諸奧生（雪塵兄在星洲、齊齊先生在滬，祝他們康健！）的這七篇翻譯，在不同時期內分別一見各處，當時看見的人怕不很多，湮沒了自然可惜，因此重翻起來，其中幾篇對照原稿，改正錯字，編定次序，讓它留傳得更遠。

是為記。

一九四二年元月三十日深夜

陳 雁記。

新	書
預	告

新歌二集

陳原

余英芬

合編(增訂本)

編者的「二期抗戰新歌初集」，現已出至第八版，其受讀者歡迎，毋待介紹。「新歌二集」是編者應了讀者的要求而編的。本書曾出一版，因印刷困難，無法再出。現經編者增訂，加進許多新名曲，交由本社出版，喜新新音樂的人們，請注意出版日期。

巴爾扎克小說集

拜倫傳

瑪耶考夫斯基詩集

穆木天譯

日本鶴見祐輔

陳秋帆譯

高湜思譯

建華圖書出版社發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建華圖書出版社發行